

黄霖 蒋凡 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

先秦 至 唐五代 卷

杨明 羊列荣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先秦两汉部分由羊列荣编著，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由杨明编著

1 / 前 言

1 / 凡 例

先秦两汉

3 /	周易(节选)	
8 /	尚书·尧典(节录)	
10 /	诗经(选录)	
14 /	左传(节选)	
19 /	老子(节录)	
23 /	论语(选录)	
27 /	孔子诗论(选录)	
33 /	墨子(节录)	
36 /	孟子(节录)	
41 /	庄子(节录)	
48 /	九章·惜诵(节选).....	屈 原
50 /	荀子(节选).....	荀 况
57 /	韩非子(选录).....	韩 非
60 /	礼记·乐记(节选)	
66 /	毛诗序(节选)	
70 /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司马迁
74 /	法言(节选).....	扬 雄
81 /	论衡·艺增.....	王 充
86 /	论衡·超奇.....	王 充
93 /	论衡·自纪(节选).....	王 充
101 /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	班 固
103 /	楚辞章句序.....	王 逸
106 /	诗谱序.....	郑 玄

目 录

魏晋南北朝

- 113/ 典论·论文..... 曹丕
- 117/ 与吴质书(节录)..... 曹丕
- 120/ 与杨德祖书..... 曹植
- 123/ 三都赋序..... 左思
- 125/ 文赋..... 陆机
- 136/ 文章流别论..... 挚虞
- 144/ 抱朴子·钧世..... 葛洪
- 147/ 狱中与诸甥侄书(节录)..... 范晔
- 149/ 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约
- 153/ 文心雕龙·原道..... 刘勰
- 158/ 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
- 162/ 文心雕龙·明诗..... 刘勰
- 167/ 文心雕龙·神思..... 刘勰
- 171/ 文心雕龙·体性..... 刘勰
- 175/ 文心雕龙·风骨..... 刘勰
- 178/ 文心雕龙·通变..... 刘勰
- 181/ 文心雕龙·情采..... 刘勰
- 185/ 文心雕龙·丽辞..... 刘勰
- 189/ 文心雕龙·比兴..... 刘勰
- 193/ 文心雕龙·夸饰..... 刘勰
- 196/ 文心雕龙·时序..... 刘勰
- 204/ 文心雕龙·物色..... 刘勰
- 208/ 文心雕龙·知音..... 刘勰
- 212/ 诗品(选录)..... 钟嵘
- 227/ 雕虫论..... 裴子野
- 230/ 南齐书·文学传论..... 萧子显
- 235/ 文选序..... 萧统
- 240/ 陶渊明集序(节录)..... 萧统
- 243/ 与湘东王书..... 萧纲
- 247/ 金楼子·立言(节录)..... 萧绎

249/ 颜氏家训·文章(节录) 颜之推

隋唐五代

- 259/ 上隋文帝书 李 谔
- 261/ 中说(选录) 王 通
- 264/ 隋书·文学传序 魏 徵
- 268/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令狐德棻
- 274/ 古今诗人秀句序 元 兢
- 277/ 上吏部裴侍郎启(节录) 王 勃
- 280/ 王勃集序(节录) 杨 炯
- 286/ 修竹篇序 陈子昂
- 288/ 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卢藏用
- 291/ 史通·言语(节录) 刘知几
- 295/ 史通·叙事(节录) 刘知几
- 301/ 十七势(节录) 王昌龄
- 304/ 论文意(节录) 王昌龄
- 307/ 古风二首 李 白
- 310/ 河岳英灵集(选录) 殷 璠
- 315/ 戏为六绝句 杜 甫
- 317/ 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节录) 杜 甫
- 319/ 篋中集序 元 结
- 321/ 送刘太真诗序(节录) 萧颖士
- 323/ 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节录) 独孤及
- 325/ 中兴间气集序 高仲武
- 328/ 诗式(选录) 皎 然
- 340/ 补阙李君前集序(节录) 梁 肃
- 342/ 醉说 权德舆
- 344/ 寄李翱书 裴 度
- 347/ 答李翱书 韩 愈
- 350/ 答尉迟生书 韩 愈
- 351/ 送孟东野序 韩 愈
- 353/ 荆潭唱和诗序 韩 愈

355/	荐士(节录).....	韩 愈
357/	董氏武陵集纪(节录).....	刘禹锡
359/	与元九书.....	白居易
367/	新乐府序.....	白居易
368/	寄唐生.....	白居易
370/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
373/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柳宗元
375/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柳宗元
377/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柳宗元
379/	寄从弟正辞书.....	李 翱
381/	答朱载言书.....	李 翱
385/	答李生第一书.....	皇甫湜
387/	答李生第二书.....	皇甫湜
390/	叙诗寄乐天书.....	元 稹
394/	乐府古题序.....	元 稹
396/	上令狐相公诗启.....	元 稹
398/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节录).....	元 稹
400/	文章论.....	李德裕
402/	答庄充书.....	杜 牧
404/	李贺集序.....	杜 牧
406/	上崔华州书.....	李商隐
408/	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节录).....	李商隐
409/	与王霖秀才书.....	孙 樵
411/	与友人论文书.....	孙 樵
413/	文薮序.....	皮日休
415/	正乐府序.....	皮日休
416/	桃花赋序.....	皮日休
417/	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
420/	与极浦书.....	司空图
422/	与王驾评诗书(节录).....	司空图
424/	题柳柳州集后.....	司空图
426/	诗品(选录).....	(旧题)司空图
428/	禅月集序.....	吴 融
430/	旧唐书·文苑传序.....	刘 昫
433/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	刘 昫
436/	花间集序.....	欧阳炯

前言

1964年,我校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问世;1979年,又修订、增补为四卷本出版。这两套书,曾经作为高等学校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的主干教材而被广泛使用。编选者们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为当代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论精神,起过重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时代在不断发展,新的材料不断被发现,新的认识又不断产生,新的教学模式也不断形成,于是重新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的任务就历史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这次“新编”,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调整体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增加“作者简介”;每篇都作注释。作者简介部分,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概况之外,还简要地指出其文论的主要观点,使读者联系选文对该批评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选文每篇作注,不再将无注的选文列为“附录”,使学生更加便于学习。

二、重选篇目。重选篇目的原则是,一求精,二取新。旧编正文加附录,内容繁多,若每篇作注,篇幅过大,不适合教学使用,故而精简了篇目。增加的新篇,除新发现的材料如出土文献《孔子诗论》和过去有所忽略而又比较重要的材料如《文镜秘府论》中的若干文字外,主要是金元以后有关小说、戏曲、词论等部分,以使全书的内容更加协调,更加符合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另写说明。全部说明文字,重新撰写。力图撷采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加科学的观点来评析每一篇入选作品的内容、意义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等。

四、重新注释。新的注释吸取了当代新的研究成果,力求正确、简要、明了,并适当地增加了拼音音注。凡旧注有所遗漏或不尽妥善之处,则予以补充、订正。

我们编写组的基本人员都在郭先生一手创建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工作。有些曾经在当年亲聆过郭先生的教诲,甚至直接参加过四卷本的编写;多数人员长期在郭先生及王运熙先生领导下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而使我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积累。今天能完成《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新编工作,离不开前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离不开前辈对我们的教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将永远对郭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深切地怀念为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朱东润、刘大杰、赵景深、陈子展诸先生,衷心感谢王运熙、顾易生先生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水平毕竟有限,这次新编工作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2006年11月11日

凡 例

一、选录原则。本编所选，乃中国历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凡能阐明某一文学观点，表达某一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一定意义者，均在入选范围，形式不拘。

考虑到不同时代对于不同文体的“文学”的认识不同，所选的尺度一般也与之相适应，往往是前宽后严。

所选文字过长，或有与文论无关者，均予节录。凡经节录的选文，均于题下注明。

一、全书编次。本编所选内容，从先秦至清末。共分四册，第一册从先秦至隋、唐，第二册为宋、金、元，第三册从明至清代前中期，第四册为晚清。

每册以文系人，以时为序，先后排列。

一、编选体例。先列“作者简介”，略说生平及主要的文学观点。次为正文，后作注释，再加说明。

一、正文依据。本编所选录的正文，多选择善本，或依据通行本（包括今人整理本），于篇末均注明出处。个别文字据他本校改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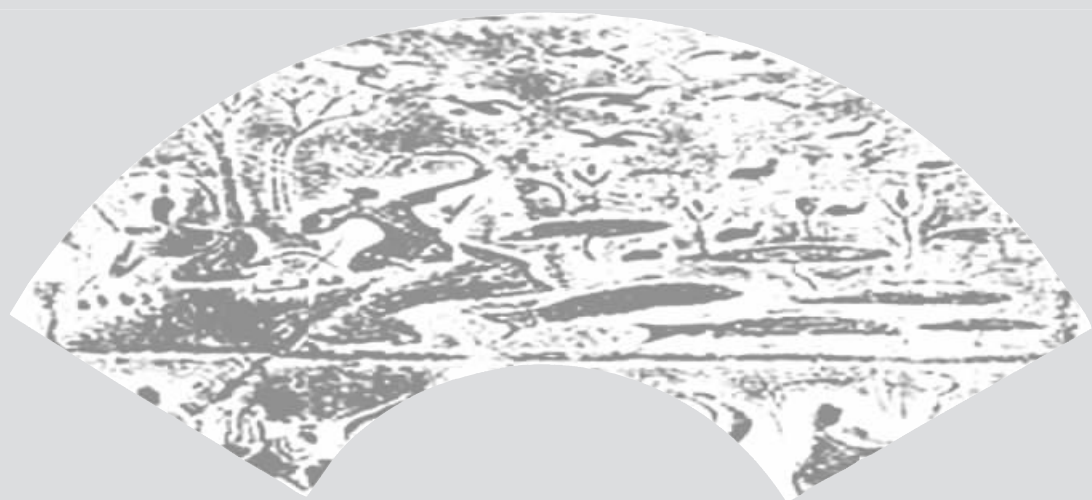
异体字一律改正，通假字一般不改。避讳字也一般不改，唯人名及容易引起歧义者，一般加方括号予以改正，必要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明显错字，均作径改。

一、注释文字。所选各篇，一律加注。所注文字，力求准确、简要、明了。引用资料视具体情况而定，必要时略加串释。

凡有歧义者，一般以一说为主；必要时，并存他说，以供参考。

一、篇末说明。所选各篇，均附“说明”。每篇说明文字，多寡不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主旨在于介绍、评析该篇的主要内容及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必要时联系该作者其他有关文字，乃至批评史上相关的言论，加以阐释。联缀各篇说明，略可窥见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貌。

先秦
两汉



周易(节选)

作者简介

今传《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周易》六十四卦，原为卜筮之书，汉时立为经，故称《易经》。《易传》十篇，是解释《易经》的，又称“十翼”。关于《周易》的作者，众说纷纭，可参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其中伏羲创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十翼”之说，盖为汉人之通义。然而孔子作“十翼”之说，宋欧阳修即已提出异议。今人多认为《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之际，出于众手而形成过程久远。《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时期，作者也非一人。《周易》的经和传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所反映的观念既相联系又有差异，但在汉儒将经传合编之后，它已作为一个整体影响着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故本书不作拆分而并加论述。注本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等。

《乾·文言》¹：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²。

《坤》六五，黄裳，元吉³。

《象》曰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⁵。

《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⁶！

《贲》：亨，小利有攸往⁷。

《象》曰⁸：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⁹；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¹⁰。天文也¹¹。文明以止，人文也¹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¹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¹⁴。

上九，白贲，无咎¹⁵。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¹⁶。

《咸》：亨，利贞；取女吉¹⁷。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¹⁸。止而说¹⁹，男下女²⁰，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²¹！

《家人·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²²。

《艮》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²³。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²⁴。

《涣·象》曰：风行水上，涣²⁵。

《系辞上》²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²⁷。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²⁸。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²⁹。

《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³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³¹，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³²，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³³。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³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³⁵，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³⁶，其事肆而隐³⁷。

将叛者其辞慙³⁸，中心疑者其辞枝³⁹。吉人之辞寡⁴⁰，躁人之辞多⁴¹。诬善之人其辞游⁴²，失其守者其辞屈⁴³。

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

注 释

1. “《乾·文言》”句：乾，《周易》第一卦，六爻为阳。文言，文，饰。《文言》即文饰《乾》《坤》二卦之言，“十翼”之一，又称《文言传》。
2. “君子进德修业”数句：解释《乾卦》九三爻辞。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进德修业，谓增进美德，建立功业。修辞立其诚：辞，指政令；修治政令以确立诚信，则可以保有功业。后引申为以诚实为本的意思。朱熹《周易本义》：“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
3. “《坤》六五”句：坤，《周易》第二卦，六爻为阴。六五，占筮用六、九之数，六代表阴，九代表阳；五，指爻位，居上卦之中，其爻为阴，谓之“六五”。黄裳：黄，居五色之中，为中道之象；裳，指下面的裙服，为阴柔谦下之象。元吉：至大之吉。
4. 《象》：《象传》，“十翼”之一，用以解释卦象和爻象的象征意义。释整卦之象者为大象传，释六爻爻象者称小象传。
5. 文：文静阴柔之德，喻“坤”德。中：中位。六五乃阴爻居阳位，比喻以柔顺之德行中正之道。
6. “君子黄中通理”数句：谓君子内外俱美，则为尽美。君子，有德行的人，通常指居于尊贵之位者。黄中通理，谓君子之德有如黄色之中正，并且通晓事理。正位居体：居中得正为正位，处上体之中为居体。畅于四支：支，同“肢”；畅通于四肢，内含美质而贯通于行为的意思。发于事业：将美德发挥在事业之中。
7. 《贲》：《周易》第二十二卦，下离上艮，象征文饰。有攸往：有所前往。
8. 《彖》：本义为断，指《彖传》，“十翼”之一，又称《彖辞传》，用来断定一卦之义。
9. “柔来”二句：柔指六二，刚指九三，六二居下卦之中，以文饰九三，阴阳交饰而致亨通。按：李鼎祚《集解》引荀爽之说，认为贲卦为泰卦之变，泰卦下乾上坤，坤卦分出一支阴爻下居乾卦九二之位，即为贲卦的六二，是以阴柔文饰阳刚，交于中和而为亨通。此以“变卦”为说，于义也通。
10. “分刚上”二句：刚指上九，柔指六五，上九高居卦终，六五为柔顺，以阴承阳而得文饰，故能小利于进。按：“变卦”之说，泰卦分出乾卦一支阳爻上居坤卦上六之位，即为贲卦的上九，这是以阳刚上饰阴柔，利于进，但其位不得正，所以其利为小。
11. 天文也：旧题唐郭京《周易举正》：“‘天文’上脱‘刚柔交错’一句。”当据补。
12. “文明以止”二句：谓人类文化璀璨而止于正道。贲卦下离上艮，离为火，为日；艮，止。凡诗书礼乐典章制

度均谓之人文。

13. “观乎天文”句：谓圣人观察天文之道，可以知晓四季变化的自然法则。
14. “观乎人文”句：谓圣人观察人文之道，可以教化天下百姓、促成大治。
15. “上九”句：谓文饰之道，至极则归于素朴。上九，上为爻位，九指阳爻。白贲：以素色文饰。
16. 上：上九。得志：指上九终能成就文饰之功。
17. 《咸》：《周易》第三十一卦，下艮上兑，象征通感。利贞：贞，正；守持正固则为利。取女：取，同“娶”；男女相感，则夫妻之义成，故娶妻为吉。
18. “柔上而刚下”二句：下艮为阳卦，上兑为阴卦，阳气上升而阴气下沉，故得以感应。相与：相亲。
19. “止而说”句：谓有所感应则欣悦，止于正而不失于邪，犹言“乐而不淫”。按：艮象止，兑象悦。
20. “男下女”句：艮为少男之象，兑为少女之象，艮下兑上，为少男礼下少女之象。按：婚姻之礼，是男先下聘女，然后女应于男。
21. “观其所感”二句：谓观察一切应感之道，就可以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
22. 《家人》：《周易》第三十七卦，下离上巽，象征家庭。按：《易》体例，下卦为内、上卦为外，离为火、巽为风，所以家人卦呈内火外风之象，故曰“风自火出”，比喻正家乃风化之本。言有物：日常言语必须切合事实。行有恒：居家行事贞固而不多变。君子观察风火之象而懂得家庭之道虽修于近而小，影响则远而大，所以言不可虚、行不可妄。
23. 《艮》：《周易》第五十二卦，象征“止”。辅：上牙床骨，借指口。六五之位，相当于人体之口，所以取以为喻。艮其辅：比喻言说有所节制。言有序：有所言说则必有条理以合乎中道。悔亡：悔恨消失。
24. 中正：谓六五处上卦的中位，能居中守正。守持中道才能使言说有所节制。
25. 《涣》：《周易》第五十九卦，下坎上巽，象征涣散。其下坎象水，上巽象风，故曰“风行水上”。风行水上而自然成文，即“涣”之道。
26. 《系辞》：“十翼”之一，是阐说经文的专论，有上下两篇。
27. 贲：幽深难见，指神妙深邃的道理。拟诸其形容，将道理比拟为具体的形象。象其物宜：用形象来象征事物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则。谓之象：象，卦象。此数句阐述《易》象的本质。
28. 子：对传作者的尊称，旧说指孔子。书不尽言：谓书面文字无法传录所有的口头言语。孔颖达《正义》：“书所以记言，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故云书不尽言也。”言不尽意：谓意有深邃委曲，难以用言语充分表达出来。
29. “圣人立象”数句：谓圣人创立《易》象以充分表达深邃之意，创设《易》卦来昭然揭示事物的真伪，然后将文辞系属于卦爻之下以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变通《易》理以满足天下的利益，载歌载舞与神明之德相通。系辞：联缀文辞。鼓之舞之：盖指祭神之乐舞。张载《横渠易说》卷三：“歌舞为巫风。”朱鉴《文公易说》卷十二：“巫者祀神如舞雩之类皆须舞，盖以通畅其和气达于神明。”可参证。按：鼓舞之事，古时常行于祭祀。《淮南子·修务训》：“今鼓舞者，……便媚拟神。”王符《潜夫论·浮侈篇》：“鼓舞事神。”又按：上古之时，卜筮决事常行以祭祀以与神灵相通。《淮南子·泰族训》：“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
30. 包牺氏：即伏羲氏。传说中远古三皇之一。
31. 象：指日月星辰之属。《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法：法象，指自然现象。
32. “近取诸身”二句：谓近则取象于耳目鼻口之属，远则取象于雷风山泽之类。
33. 神明之德：神灵的德性。类：类分，归类。万物之情：万物变化的生动情态。
34. “开而当名”三句：谓作《易》者陈述卦爻之义时，做到卦爻名物相当，言辞准确，义理完备。
35. “其称名”二句：谓《易》所称名物虽然细小，然而所比喻的事类却广大。此阐述《易》托象明义、因小喻大的特征。

36. 旨远：旨意深远。其言曲而中：谓文辞随物屈曲而切中事理。
37. “其事肆而隐”句：谓《易》所用事典浅显易明，而所含义理深而幽隐。肆，显露。
38. “将叛者”句：谓人有叛离之心，则其言必有所愧疚。慙，同“慚”。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以为“慙”当读若“渐”，诈也。可备一说。
39. “中心疑者”句：其谓心有疑惑者不敢决断是非，则其言辞必枝蔓散乱。枝，分枝，指言辞无条理。
40. “吉人之辞”句：谓德善之人正直明理，则其言简约不繁。
41. “躁人之辞”句：谓急躁之人心浮而见理不深，则其言辞繁杂不精。
42. “诬善之人”句：谓诬蔑善良者背于事实而心有怯馁，故其言游移虚漫。游，游移不定貌。
43. “失其守者”句：谓失去操守者必不明义理而心无主见，故其言辞屈折而不舒展。

说 明

《周易》神秘的符号体系以及晦涩的文辞象征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尤其是巫覡文化赋予它的神秘气质，对于文明时代的解释者来说，始终有一种不可避免的隔膜感。然而，也就是这种障碍和隔膜，使它向任何语境开放，从而获得了无限多的释意可能性，并且能够不断地生成与不同时代相适应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易》无达占”之义。

“立言之道莫著于《易》”（戴名世语）。《家人卦》中的“言有物”和《艮卦》中的“言有序”这两句话，为文论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写作原则，即充实的内容与有序的形式相互统一。比如清戴名世要求文章“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答赵少宰书》），便是从“言有物”一语中推衍出来的思想。方苞又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书货殖传后》）《易》中的两句话成了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基本表述。

《贲卦》象征文饰，可证明远古之人已对修饰之美有所重视了。《贲卦》是刚柔交错而成文的，或阴阳相应，或阴阳相比，因此文饰之义，首先在于不同性质的事物之相反相成。其实，《周易》在整体的观念上，就是主张阴阳相兼而和谐为美的。正如《系辞下》所说：“物相杂，故曰文。”这种观念，与《国语·郑语》所说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年》所提出的“相成”、“相济”、“和而不同”之说，正消息相通。它们都孕育着中国古代美学的辩证精神。姚鼐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海愚诗抄序》），刘熙载说“一在其中”、“用夫不一”（《艺概》卷一），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其次，《贲卦》还体现出了一种尚质素的倾向，如《杂卦传》所说：“《贲》，无色也。”其初九“舍车”而不尚华饰，六四“白马”是以素白为美，上九更以“白贲”而得“无咎”，可谓饰终而归于无饰。这也许正是道家的返朴归真的自然美学思想的渊源所在。儒家则以“文/质”一对范畴来解释“贲”，比如汉刘向说：“孔子曰：贲，非正色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说苑·反质》）此说虽不尽合乎孔子的思想，然而尚质素的倾向，在儒家文论中同样也是言之有据的。

从《涣卦》的“风行水上”四个字当中，后世文论家领悟出了臻于自然之境的创造法则。宋苏洵十分推崇“涣”之道，以为心与物自然相感而著成文章，正如“风行水上”乃成“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又，李贽说：“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杂说》）顾炎武说：“昔人之论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日知录》）均以为“涣”之道即文学创作的天然之道。

《易传》是现存最早的《易》的读本，它对《易》所作的系统的义理解读，更直接地为后代文论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刘勰主张“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文心雕龙·祝盟》），“修辞立诚”就成为写作与情感之关系的一个基本表述。戴名世还结合“修辞立其诚”与“言有物”二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惟立诚故有物，苟其不然，则虽菁华烂熳之章，工丽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谓‘不诚无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答赵少宰书》）

经过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周易》的“言不尽意”便与《庄子》的“得意忘言”融合起来，引导出中国诗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自刘勰说“义生文外”（《文心雕龙·隐秀》），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品序》），这个



主题就开始未曾中断地延续着。重要的是,在“不尽意”之外,《易传》保留了“言”的地位。如曰“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曰“将叛者其辞慙”云云,均可谓“知言”。在“言”与“意”之间,《易传》还提出了一个要素,那就是“象”。《易传》为古典诗学对言、象、意三要素基本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依据。此外,《易传》说“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等,均成为文学形象性的预言。刘勰便借此表达其创作主张:“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论赋》)《易传》说“称名小”、“取类大”,也通于诗歌的“比兴”之义,所以司马迁借它来评价《离骚》:“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勰借它来解释“比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而章学诚更以为“《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犹为表里”(《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周易》是古代美学与文学思想的渊薮:《坤卦》六五的“黄裳”二字,已隐寓儒家中和为美的理念;其“二气感应以相与”的阴阳感应观念,已成为古代情感发生论的基本叙述模式;《大有·彖》之“刚健而文明”、《大畜·彖》之“刚健笃实”等语,实际上构成了后代风骨论的基本美学内容;又,《系辞下》说:“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乃最初揭示写作之道与人生忧患的关系,正是史迁“发愤著书”之说的先河。《易》之一言,真足以为后世开出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

尚书·尧典(节录)

作者简介

《尚书》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记载了唐尧至周朝的公文,主要是帝王的诏命以及帝王对臣下的训诫。先秦时也称《书》,汉代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因列于儒家经典,故又称《书经》。自汉代开始,即有今古文之别。汉初由伏生所授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而相传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故宅壁中、由孔安国献上并以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今传《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乃东晋梅賾所献,其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另增二十五篇,自南朝梁即得到承认,并为唐朝官方所尊崇。然经宋以后学者考证,所增二十五篇经文及孔传系伪作,其中以清代阎若璩考辨最为详尽。《尧典》为《尚书》第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则把“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另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帝曰¹: 夔²! 命女典乐³, 教胥子⁴: 直而温⁵, 宽而栗⁶, 刚而无虐⁷, 简而无傲⁸。诗言志⁹, 歌永言¹⁰, 声依永¹¹, 律和声¹², 八音克谐¹³, 无相夺伦¹⁴, 神人以和¹⁵。”夔曰: “於! 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¹⁶。”

中华书局点校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

注 释

1. 帝: 指舜。
2. 夔: 相传尧舜时掌管音乐文化的大臣。
3. 女: 通“汝”。典: 掌管。
4. 教胥子: 按:《释文》引马融说:“胥,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胥,一作“育”。《诗·谷风》正义引《尔雅·释言》:“育,稚也。”年幼曰稚。《史记·五帝本纪》作“教稚子”。以上为今文家说。古文家训“胥子”为嫡长子。
5. 直而温: 耿直而温和。
6. 宽: 宽弘。栗: 庄严。按: 孙星衍引《礼记·表记》“宽而有辨”郑玄注:“辨,别也,犹‘宽而栗’也。”是为宽厚而明辨的意思,亦通。
7. 刚而无虐: 谓刚毅而不暴虐。虐,残暴。
8. 简而无傲: 简易但不傲慢。
9. 志: 情意。《说文》:“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作“诗言意”。
10. 永: 同“咏”。延长其声,徐徐吟咏,谓之“歌”。
11. 声依永: 谓声音的高低与咏唱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依,《汉书·礼乐志》“声依咏”颜师古注:“依,助也。五声所以助歌也。”
12. 律和声: 律,律吕。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吕,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谓以律吕来调和歌声。

13. 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按：金指铜钟，石指石磬，木为柷、敔，均为体鸣乐器。革指鼓。以上属打击乐器。竹指管箫，匏指笙竽，均为管制气乐器。土指埙，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克谐：达到和谐。
14. 无相夺伦：谓不使相互扰乱次序。夺，差误。
15. 神人以和：谓神与人通过诗乐交流思想感情而达到协调和谐。
16. 於(wū)：叹词，以示赞美。拊：轻击。百兽率舞：旧说击拊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疑指原始时代图腾舞，百兽指众人所化装的动物图腾。按：“夔曰”四句与《皋陶谟》中重文，或曰此处乃错简(屈万里说)。

说 明

《尚书》的文字，虽然经过后人的增饰，但是其中“诗言志”一说，当属远古留下的观念，并作为成语而被先秦诸子所引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等等。所以《尚书·尧典》中帝舜对夔说的这段话，可视为“诗言志”说的渊源。

所谓“志”，最初只是一个浑沦的概念，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整体概括，包含情感和意志。故《国语·鲁语下》又可以说“诗所以合意”。屈原《惜颂》：“发愤以抒情。”《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唐孔颖达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懣，而卒成于歌咏。”(《诗大序正义》)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诗言志”的最初内涵的。至于汉代儒生将“志”解释为一种合乎规范的道德内容，“诗言志”亦成为儒家诗教论的一个命题，致使“情”、“志”分离，而“言志”与“缘情”遂成为两个不同的观念。这是后来的演变，应当与原初的观念区别开来。又按近人闻一多的理解，“志”有“记录”的意思(《歌与诗》)，于是“诗言志”也就有了叙事的意义，而《诗三百》中确实也有一些诗作是具有叙事性特点的。但是这并非古代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主流。

由“诗言志”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了先秦时代的若干诗学主张。

其一，诗具有教育作用。虞舜命夔以诗乐“教育子”，培养其敦厚的品德。这是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孔子即以诗乐作为其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诗具有社会作用。夔说诗乐使“神人以和”，即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这里尚未脱去上古巫文化的色彩。后来孔子说诗“可以群”，则是全从人事本身立论，但是两者之间仍可见其上下相承的脉络。此外，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此即所谓“赋诗言志”。这是赋予了诗的交往功能，正如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交往双方对于诗句的理解，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加以主观性的发挥，叫“断章取义”。当诗句脱离了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从相对确定的意义中游离出来时，诗本身的“志”也就可以被赋诗者的“志”自由阐释。这就有了“诗无达诂”的说法。

其三，据汉代一些文献所载，周王朝有“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确凿，至少可以说，“诗言志”这一观念，在当时或后来产生出了关于诗的一种认识，即它是民间政治意向的表达，是社会风情的反映，因此“采诗”既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方式，也是君主考察社会风尚的依据，并有助于政治教化。这是诗的政治作用，在这里，诗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在《尚书》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明初期的艺术现象，即诗乐舞的三位一体。这种现象首先具有一种起源论的意义。如果把“百兽率舞”理解为一种原始图腾舞蹈，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如现代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其次，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明，最初的诗学观念，常常是寓诸乐论而提出的。比如《荀子·乐论》以及《礼记·乐记》，在某种意义上可同时作诗论看。

“诗言志”之说确立了中国诗学注重表现性的基本倾向。中国诗学即以此为基础叙述而建构起来的。因此汉郑玄说：“诗道放于此。”(《诗谱序》)近人朱自清更明确地将“诗言志”称作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